

当生命放射出希望之光的时候

□ 欧阳逸冰

当生命放射出希望之光的时候，它是最美丽的。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的话剧新作《西迁》(编剧林蔚然、王人凡，导演李伯男，舞美设计桑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是耻辱。正如剧中的翁教授所讲，“丢人啊”，在日寇兵临城下的时候，国立中央大学的畜牧场(用于畜牧业品种改良的引进动物饲养场)的师生员工仓皇西迁……

这是光荣。炮火下的千里征程中，师生员工与国家的良种牲畜共存亡，宁肯忍饥挨饿、倾囊而出；宁肯抛家舍业、欺骗妻子女儿，将变卖祖产的金条全部用于西迁的开销花费……甚至，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引开追杀的鬼子，也要保住团队成员和良种牲畜的生命。

这是失而复得的历程。从开场到剧终，一直围绕着希望在纠结：怎样西迁？带不带这些动物？费用从哪里来？饲养牲畜的“好把式”老吴家有老小，不想随队西迁怎么办？副官奉命要带回师长千金(畜牧业在校生)，而她就是要随队西迁怎么办？母牛生了，添丁进口了，可小牛仔的喂养费用在哪里？逃兵不杀，挤进西迁的行列，他的口粮又在哪里？鬼子飞机来轰炸了，老吴用自己的身体保住了小牛，可他自己却和这个世界告别了！畜牧场怎么可能没有老吴？王场长绝望了，无心继续走下去，大声宣告中断西迁，解散，怎么办？日寇追杀过来，可保护员工和牲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宜昌码头，但是民生轮船公司没船了，至少需要等待一个月，怎么办？刚刚建立起一个希望，下一个难题又打碎了希望；再建立希望，再次被打碎……就这样循环往复，希望破灭而又重生。一群生命追随着希望，跨过泥潭和荆棘、淫雨和飞雪，跨过饥饿和阴沉、轰炸和流弹，跨过怯懦和悲恸、思念和忧郁，跨过偏见和隐痛、纷乱和放纵……这个希望就是：赶走日寇侵略者之后，让良种变成火种，改变落后的畜牧业，为中国的繁荣和富强投薪旺火！

西迁中的每一个生命，包括以母牛“李白”为首良种牲畜都是这样可爱！哦，生命啊生命，当你被希望燃烧，你是多么的美丽！

令人惊叹和思辨的是，这支中大畜牧场西迁的队伍原本是来自不同的生活角落、社会阶层、职业群落，有着不同的信仰观念、性格品行……面对日寇血淋淋的刺刀逼迫，蒙受国破家亡厄运的笼罩，被迫逃难而又投奔无路的艰难境遇中，他们只能也必须拉起手来，越是危急历险，越是相依为命，犹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为生存而苦苦搏斗。命运的颠簸使他们从保命避难演变成保护火种，从慌不择路转变为一往无前、怒发冲冠、挺身而出……这些都是怎样复杂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光彩的抵抗之路！

全剧就是把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营造为一个极富戏剧性的规定情境，把一个个艺术形象独特的内心世界描绘成相互重叠、相互撞击、相互融通、相互映照的多个焦点游移的样态，使之成为动感强烈而又静态含蓄的、颇富历史色彩的戏剧画卷。

获得如此效果的关键是人物关系的戏剧性营造。

场长王英郁是全剧人物关系的主干，其他人物和人物关系犹如交错的枝干、繁复的叶片，一团又一团的树冠全都直接间接地与之勾连搭配。如，他与妻子告别的戏仅仅只有8分钟却令人心如刀绞，直至泪流双腮——妻子背着婴儿、拉着女儿、提着箱子匆匆起来，疲惫地拿出幸运抢到的船票，让丈夫放心，与家人一起赶紧登船逃难，离开即将陷落的南京……然而，她万万料不到，等待自己的是三个“大坑”：一、丈夫王英郁压根就没想跟家人一起逃难，而是要带领畜牧场员工与牲畜西迁；二、王英郁的祖产本应卖掉换回两根金条以保障全家逃难重庆的路费、安家费和生活费，他却只卖了一根；三、为了留住饲养牲畜的“好把式”，王英郁把这用祖产换来的唯一的一根金条给了吴俊。妻子一个惊诧连一个惊恐，一个埋怨连一个悲愤，一个牵挂连一个痛心。这个无助的女子只能把自己的头埋在幼小的女儿怀里哭泣着，“我是个女人，我也害怕呀……”转身看到束手无策的丈夫，她又无比心痛地嘱咐他，祝他平安，“一根头发都不能少”，期待他与全家在重庆团圆。那未知的灾难则由这个瘦削的妻子背着、拉着、提着，她大喝一声“走！”——江轮的汽笛呜咽，王英郁转身捂脸，泪如雨落……

这段戏里王英郁的台词不多，然而，妻子及小女儿的扮演者的成功表演，不仅描绘出历史上那战乱的一页，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王英郁的内心世界。身处国破家散的悲惨时刻，这个并非“英雄豪杰”的男儿忍痛毁家纾难，用“撒谎”、“欺骗”、“支吾”、“含混”等“手段”撇下妻妾子女，狼狈不堪却又毫不犹豫地坚守心中的爱国之志、敬业之诚、为公之真、同胞之情。

难道不是这样吗？对内心孤独、玩世不恭，怀疑人与人性的欧阳白医生，他用尊重抚慰她那受伤的心灵，用爱来激发她对工作的专心，用宽容启示大家对她的信任。王英郁有意使她倾诉隐藏在内心的伤痛、解开悲伤的郁结，豁然说出了带着“亮光”的话：“你身上找回了我从前非常坚信的东西。”当王英郁发现欧阳白对自己“过度”关心(买棉鞋，亲手编织毛背心)时，他又十分巧妙而又明白无误地暗示对方，自己对妻子和家庭是忠贞不贰的：“我身上这毛衣是孩子妈给我织的，我舍不得换下来呀。”就这样，他用自己和整个西迁队伍的“志、诚、真、仁”，改变了欧阳白对人和人性的偏见，使她放弃了“只给动物看病”的偏执，在宜昌大撤退的现场留下来，做了一名勇敢的救护医生。

难道不是这样吗？吴俊在畜牧场实际担任的是“总饲养师”的重要角色，他的“实在”是建立在狭隘的“眼见为实”的基础上的。譬如他说，唱抗日歌曲能把日本鬼子唱走吗？他的讲话也是以“有利于自己”为前提的。譬如他说，带着上百只(头)牲畜西迁是不可能的(那得把他这个总饲养师累死、愁死)，坚决不干，要辞职回家。而当王英郁把自己卖祖产得来的一根金条给了他，他立即改口：“我要是不跟你们走，就凭你们几个，怕是走不出一个星期，动物就都饿死了。算了不算了，我吴俊也不是孬种，为了抗日，我走这一趟！”观众们都看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变化过程——王英郁拿出金条，吴俊不解地愣住了。王英郁说这是卖老宅子的钱，他震惊地凝视着金条……王英郁说，待他把牲畜们带到重庆，还有一根(金条)，可以使他和家人在重庆安家度日……他欣然而又傻傻地看着王英郁真诚的允诺和描述，然后将金条揣入衣兜。他动心了，不仅是为了这根金条，更因为这根金条是王英郁的实心实意，是众人对他的期望，是那些叫声不断的牲畜们的希望，这根金条使他王英郁的话语中看到了全家平安过日子的未来。

畜牧专业的大学生顾芳梅来了，奉命前来保护顾芳梅的邢仙副官来了，袁天养搀扶着老教授翁之亭来了……王英郁的人品犹如吸铁石，组成了西迁的板船，犹如抗日洪波巨流上的“飞舟”。

导演牢牢抓住了全剧“浪遏飞舟”的种子形象，把深刻的含蓄凝结在其中。带有斜面的转台无论在“陆地”还是“江中”，都能营造出宏大的抗战历史的氛围。那旋转让人感觉到时代的动荡，更感觉到中国人在残酷的战争中“出没风波里”“到中流击水”“威武不能屈”的英雄形象。令人难忘的是告别南京的一场戏。王英郁妻子乘坐的江轮与他率领的西迁的板船相对旋转又相连在一起，那一声伴着牛叫的“南京，再见”令人泪水迸流……结尾的抵达重庆，那个转台又承载着筚路蓝缕的西迁队伍，人们翘起的步伐，相依为命的牵手，激烈的枪声(那是邢仙与曹大威对日寇追兵的阻击)引出的生命的吼声，高悬的冷月映照着的进入朝天门码头的板船，这是何等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光彩呀！

全剧说的岂止是历史，更是生命，是一个个颇具个性的生命之光。还是那句话——当生命放射出希望之光的时候，它是最美丽的。

打开沉寂的历史“封条”

□ 刘玉琴

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如一道道闪亮的音符，汇聚成中国不会亡的雄浑交响。80多年前，一群人与动物生死与共的另类西迁长征，写下了一个民族不屈意志的传奇。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向整个中国蔓延。同年12月，日军开始无差别轰炸南京。为保护、传承中华文化命脉，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中央大学整体西迁重庆。4000名师生踏上了艰苦悲壮的西迁之路，而农学院畜牧场无法带走的1000多只动物的命运令师生们陷入两难。它们中有许多优良品种，如从国外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它们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类，是国家财产，既不能留给日本人，又不忍将之宰杀。当时学校已宣布，无法带走的千余只动物由农学院师生自行处理，但师生们深知这些动物的珍贵，不忍放弃。当畜牧场场长、农学院教师王英郁和大家最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带着全部动物奔赴重庆时，一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悄无声息的“长征”拉开序幕。历时一年，4000多里，这项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也没必要完成的任务，在他们翻山越岭、受尽煎熬的徒步跋涉中，成就了一曲“人不亡亡国奴，动物也不亡亡国奴”的英勇绝唱。

《西迁》选取抗战背景下一群知识分子用生命延续文明薪火的行动进行讲述，以“国之所需、我之所向”的庄重承诺，宣示了中国人绝不屈服的心灵誓言。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剧作的题材选择与深度开掘、结构布局和舞台筹划、人偶同台及人物塑造等新鲜别致、质朴厚重。

该剧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抗战题材开辟新路径的发掘。剧作选择以一群人 and 一群动物为表现对象讲述抗战故事，折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团结御侮、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视角独特、构思新颖。舞台上“动物”的生老病死，师生们割草放牧颠沛流离、跋山涉水衣衫褴褛而又坚定无悔的场景、神情，令人动容。抗战必胜的信念成为这支体力逐渐耗尽的“动物大军”的重要支撑。他们以过人的

胆识、顽强的毅力，沿途摆脱日军的追剿，坚定前行。展现了国家危难关头，读书人不怕死，中国人不怕死，中华民族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的决绝。作品的立意构思、情节提炼在同类题材创作中别开生面，题材挖掘丰富深厚。

剧作从史实出发构筑了特殊的人物关系，为抗战题材作品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气息。动物西迁的大军中，学生、教授、医学博士、饲养员、军人、基督教徒以及逃兵、难民，先后被战火推入西迁的队伍，组成了抗战背景下的人物众生相。每个人代表不同的社会侧面，隐喻乱世的无力和漂泊。他们似乎并没有多少伟大的理想，只有最切实的生活愿景。南京沦陷后，在彼此的命运交集和战火洗礼中，他们开始思考未来并逐渐看到新的希望，渐渐凝聚成一股慷慨奔赴的热流而得以重生。王英郁是剧中的灵魂人物。他选择带着动物西迁，就意味着要离开家人，让妻子独自带着女儿和襁褓中的儿子逃难。这犹如生死离别，但他毅然选择舍小家为国家。剧中每个人的生长过程和变化轨迹清晰有致，个人情感随国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且不断调整、调正。在一路不断经历的难以想象的饥寒困苦中，有人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有人在危急关头舍生取义，有人受进步思想的感召走向新的征程。剧中人物关系的设计努力在“神”、人、兽之间营造戏剧张力，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细腻的人物内心相互纠缠，人物性格彼此碰撞，令观众随着他们的悲喜而悲喜，台上台下形成情感合力。这段特殊的旅途中，剧作者努力观照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成长，彰显一个民族的无所畏惧、宁死不屈，剧作以小博大，用小人物带出大历史、映照大精神，在民族悲歌的涌动中彰显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豪情。

作品的哲理思考也颇具现代意味。生死存亡关头，师生们将人类的巨大关切投注于动物身上，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华民族的大情怀、大悲悯，与日军的侵略屠杀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情怀不仅属于抗战，也将超越时代，是中华民族善待生命、生命至上、人与自然和谐并生理念的传扬，是对人类生命中正义感的

艺术探寻，与当今时代倡导的生命观、和谐观，为世界做出承诺和贡献的精神一脉相通。这种探寻也深刻诠释了历史题材创作路径的多样。作品以独特视角坚持对题材主题的创意性表达，理性审视人与动物、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命题，在平凡处彰显民族风骨，非凡处揭示历史趋势，是提升戏剧效果的有效途径。

该剧舞台设置和场面调度自成格局，简洁、自由、灵动。独特的视角和切口牵引出壮阔宏大的抗战主题。剧中，动物以“偶”的形式出现，人与偶有机协调。看似没有生命的“偶”，在演员手中表现出不俗的神态、步履、情绪，展现出艺术表达的诸多可能，带来清新别致的舞台样式。全剧将不同的人扭成一个整体，聚拢于一个语境之下，多种新技术、新元素围绕剧情形成了顽强不屈的整体氛围。虚与实、核心人物与一般人物以及不同表演区域的搭建和区分、多媒体画面有效运用、情景音乐与话剧艺术的相互配合等，与观众的接受心理形成默契，最大限度地开辟了叙事空间。同时，剧作在悲壮悲情的底色中大胆融入喜剧元素，凝重中富有变化，艰难中不失向往，形成了悲喜交织的舞台艺术风格。

“动物大军”是抗战西迁群像的缩影。这一壮举为后来中国的畜牧业发展保留了“火种”，投映着一个民族的意志和精神。国破家亡、战火纷飞中，无数人的坚守和前行将赢得后人永远的尊重和敬仰。作品在不为人知、人所不熟悉处开掘、发现题材的独特价值，是创作者的眼光与选择、打捞与钻探能力的集中体现。在不同维度、向度上折射中国人的精神和气度，描述他们的个性化和成长史，尤其是国破家亡时人们的心灵震荡，释放时代激情和戏剧张力，是舞台壮观气象和创造精神的重要之源。该剧以少胜多、虚实结合，在历史细节、真实场面、生活化表达、世俗烟火和人性逻辑的本质走向中，从题材的地域性、有限性走向更广阔的人类视野，提供深沉的哲理思考，并努力在悲壮处调度精心筹划的另类元素，形成与众不同的讲述风格，是胸怀与创意对接的强有力说明。

话剧《西迁》笔谈



命运的颠簸使他们从保命避难演变成保护火种，从慌不择路转变为一往无前、怒发冲冠、挺身而出……这些都是怎样复杂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光彩的抵抗之路！

——欧阳逸冰

作品的哲理思考也颇具现代意味。生死存亡关头，师生们将人类的巨大关切投注于动物身上，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华民族的大情怀、大悲悯。

——刘玉琴

在宏大历史的背景下，这些普通的西迁队员是必不可少的“小齿轮”，他们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所展现的人性光辉成为了生动而深刻的存在，让人印象深刻。

——靳文泰

另类“西迁”闪耀民族之光

□ 靳文泰

的挖掘上匠心独运。作品没有聚焦抗战正面战场的紧张激烈，也没有用大量笔墨渲染人物的爱国情怀，而是通过普通民众的视角，力图将一支浩浩汤汤的动物大军和一支由饲养员、兽医、军人、学生、教授组成的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缺少少钱的护卫小队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刮目相看又震撼感动。如何不忘抗战历史，更好地表现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抵抗行动的主体性，新时代的创作者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不断深化。该剧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作品挖掘抗战时期的这段流离史，更让人感受到能取得抗战伟大胜利实属不易。它形象地展示了一个落后国家人民如何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韧不屈的意志战胜法西斯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审美角度来看，该剧情节波澜起伏，在大背景下关注个体视角，在大环境中突出细节，在大故事里描绘小人物，贯彻艺术的辩证法，使作品充满戏剧性。

剧中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亦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了作品生动与活力。以王西亭为原型塑造的王英郁，是一位极富责任心的教师。他执着地献身祖国的畜牧业，想要干出一番事业，对未来充满憧憬。然而，他满腔的热血在国家危亡之际无处挥洒，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更令他痛心疾首。当接到处置畜牧场动物的命令后，两难之际，他那痛苦的灵魂深处奏起了《歌八百壮士》的壮丽乐曲，于是他朗声说道：“诸位，这不仅仅是带走几只动物，这更是一个姿态，我们抗战到底的姿态！”剧作者以饱满的笔触表现了人物渴望救亡图存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让我们清晰看到了王英郁抉择人生道路的内因——建立在执着热烈的民族意识之上的爱国心。

剧中另一位重要角色，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欧阳白曾做过战地医生。军阀混战对生命的践踏导致她对人类深深地失望，后转行做兽医，发誓不再给人看病。

在西迁岁月里，欧阳白和队员们不弃不离、生死相依，慢慢转变了态度，最后毅然选择留在宜昌救助那些为了国家征战的同胞。此外，技术精湛、爱畜便宜的饲养员吴俊，国军师长之女却立志成为科学人才奔赴延安的顾芳梅以及爱慕她的青年袁天养，视鸡如命的老派文人翁之亭，为凄凄惨惨当逃兵的曹大威，思想进步、满腔报国志的国民党军官邢仙，无家可归的小川子等，剧中都作了详略不一的交代，更为不少表现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细节作了艺术的铺陈，观之颇具立体感。在宏大历史的背景下，这些普通的西迁队员是必不可少的“小齿轮”，他们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所展现的人性光辉成为了生动而深刻的存在，让人印象深刻。

该剧的成功与导演的二度创作也有莫大关系。导演李伯男以丰富的假定性戏剧语汇、史诗风格表达了国家危难之际西迁之行的悲壮与伟大。在时空处理方面，李伯男立足剧作特色，通过自己的深沉思考和活跃而富有创意的导演思维，凭借一个转台、舞台中部的两个开合支板与舞台后部的显示屏，将剧中时间、地点、环境交代清楚，并富有写意美。同时，如何将动物形象在舞台上展示出来且为整出戏剧所掌控，也是二度创作的重中之重。剧中的大量牲畜家禽是以人操控“偶”来表现的。奶牛“李白”采取了类似舞台剧《战马》中道具“马”的设计，但没有追求逼真的效果，而是让两个操控者钻出了牛背。这些操控者同时也是剧中无孔不入的歌队成员。在第四场“轰炸”中，王英郁与欧阳白、邢仙与曹大威、顾芳梅与袁天养三组人物关系分列舞台的左、中、右处，每次的关系转换都是通过奶牛“李白”的哞叫和歌队的姓名提示完成，观众可以轻易地分清哪些是叙述、哪些是演剧。叙述和演剧巧妙地融合，使舞台时空的转换与人物行动的展开获得了极大自由。